

新

海

上

花

系

列

细节中的上海女人

新 海上 花

广西美术出版社

新海上花系列

新海上花

细节中的

上海女人

瘦马 著

LEISURE & MUSEUM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海上花：细节中的上海女人/瘦马著；沈煜等摄.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1
(休闲生活系列)
ISBN 7-80674-147-X

I. 新... II. ①瘦...②沈... III. 文化生活—上海市—
通俗读物 IV. G127.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87609号

封面摄影 柴之澄
责任校对 尚永红
刘燕萍

新海上花系列

新海上花

——细节中的上海女人

著 / 瘦马

出版 / 广西美术出版社

发行 / 广西美术出版社市场部

地址 / 南宁市望园路9号(530022)

版次 / 2002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制 / 深圳市彩帝毕升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 887mm × 1194mm 1/18

印张 / 6

ISBN 7-80674-147-X/G · 18

定价 / 25元

感谢沈煜、何肇姪、江昊、黄刚等为本书摄影及提供图片





瘦马，现居上海，青年时尚评论家。1990年起从事时尚研究，曾在《中国服饰报》主持“坐着时尚”专栏。1997年创办瘦马传播工作室。在《中国图书商报》开设“瘦马传播”专栏。著有《出位》、《都是名气惹的祸》等多部专著。

目 录



- 1 细节中的上海女人
- 2 以拥有 Chanel No. 5 为骄傲的女人
- 5 时尚：春天的一个角度
- 6 花样年华
- 7 高帮靴，还有女人
- 10 “卡丹”的委屈
- 13 仿名牌：克隆的乐趣
- 17 身体教育
- 19 肉身、时装、性
- 21 上海新娘
- 25 灯芯绒
- 26 邮包里的非肌肤接触
- 28 门襟
- 31 将足美到裸露
- 33 腰部以下
- 36 茶壶里的日子
- 38 衡山路一带
- 41 “随便”一道茶
- 42 以啤酒的名义
- 44 类似的聚会，常常这样……
- 46 咖啡剧场



48 在《阿依达》中泪水涟涟的女人

49 半山腰的家

52 下午茶

54 露天舞台

57 OL 们的上海门槛

62 声音也疯狂

64 时间之床

66 没事，理财

69 办公室里的“毒药”

70 走在“买会”的路上

72 今夜的瘦身

74 寂寞彩发

77 粉墨登场

79 感性的，性感的

82 烟雾封锁的消息

84 “飘”，或者随风而逝

87 春光乍泄

88 醉眼迷花

90 哈罗，日韩

92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

95 奢侈之夜

98 有些词怎么说呢，比如“另类女人”

100 别忙，涂了口红再走

102 干花



细节中的上海女人

在我相当数量的文化批评中曾无数次试图去给上海女人一个定位，这个过程后来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男子足球冲击世界杯，“冲击”本身沦为意义。所以，我的有关上海女人的写作也只是彰显写作行为的功能，即创作对写作者的平面意义。

一位朋友说，上海女人是活在细节中的，她们在细节中出彩、生动。接受了他的主张，在本辑中，我决定用几个细节来重新描摹并且靠近这个群体。

一种品牌

上海女人是一个地方的正牌货，可以直接拿来命名的那种。她们在这座城市生长着，18岁以后开始为养育自己的城市增色、锦上添花。

她们成全了上海品牌的大气。

那字念做“作”（zuō）

地道的上海文化人还会加一句，是第一声，若写成“做”，原汁原味就要打些折扣的。

据说这个词乃上海女人自己的发明，隐藏着小小的自嘲，却也是筑起的一道栅栏。说到意思，倒看不出深刻的贬义：喜欢使小性子、无理取闹、有点神经质。大抵如此。

“作”的女人一般不出如下的模式：喜欢在你的上班时间来电话胡乱聊一气，而且一说就是半小时，尽管你早已把话筒搁在桌上，人跑进了厕所，她们仍然在话筒的另一端兴奋地诉说着。

改变约会，仅仅在你出发后的半小时电话通知你，语气是委婉而诚恳的，列举的理由时不时出人意料，甚至还含着时髦的成分。比如，“那个地点让我无端地伤感”。

这次轮到隔壁的她负责收齐整个大楼的水费。她在一张纸条上写着：8月，水费40.52元。你递过去40.60元。半小时后她又敲开你的门，说这是找头：8分钱。额头上还渗着浅浅的汗水。

留白

做完本期上海女人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次写作的失败：任何对上海女人的描述终究免不了要隔靴搔痒。聪明的做法是，在这个被上海女人装点着的城市安静地生活，快乐地欣赏她们，并且遭遇她们。

以拥有 Chanel No. 5 为骄傲的女人

这个词的趣味在于：不可读全。那状况有点类似男人想套女人的近乎而称呼其“蓉芳”。你知道的，对方其实叫许蓉芳。

当然，你也知道“小布尔乔亚”曾经不过是水晶爱情的某种指代，与后来被戏剧化的情调并无瓜葛。即便是“小布”的使用也仅仅局限于上海。至于北京，我同意文化分工的说法，还是适合“圆明园流浪画家”或者“摇滚青年”。所以北京至今没有一本格调杂志。

在上海，退一万步到陈旧不堪的石库门，也难以阻挡每一块石头缝隙中散发出的“小布”气息。

在T.G.I.Friday、咖啡剧场、私人party、“三十年代”名人餐厅、生锈的手摇唱机的旋转里……“小布”女人影影绰绰，仿佛这座城市中的鬼魅。

清算下来，她们的身份比较划一整齐，她们的领口洁白，身边的皮包大多有着清楚的历史，不过其婚姻状况一直是个悬案。如果把日子分成两种，她们喜欢而且只喜欢夜的颜色，说，在黑夜里可以看见灵魂出窍的样子。

张爱玲是她们心头的旧伤新爱。《张爱玲全集》的两种版本或者有关张的各类图书，书橱里悉数收藏。你可以相应地推测她们迷恋村上春树的疯狂程度。

每天下班匆匆路过地铁下“季风书园”，她们的脚步是要犹豫一下的。

《与莫奈赏花》、《21世纪经典油画》、《香水》，悉数收购。

“小布”对阳光过敏，原因不详。她们的额头常常架副墨镜，喜欢把自己埋在黑暗中，想象椰风海湾、柔沙细石，在昏黄的浴缸中裸体的冲动，设想在线艳遇甚至一场离奇的故事。

“黑夜给你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小布”女人用它们去寻找黑暗。顾城说错了。

她们也因此很少触动大红或者大紫，“香奈儿”的经典黑白色令她们着迷、兴奋。一位事业有成的IT女人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骄傲地提及这个细节：“……在我的卧室，你永远可以看见两样东西，一件是我的Chanel No.5香水，另一件是我的“费



拉草慕太阳镜。”

的确，她们宁愿抱残守缺，背负“不开放”的恶名。她们在专卖店里谨慎地挑选质地、式样。价钱是偶然想到才问起的。

“小布”一回家就把电脑挂在网上。十点多的时候，线上塞车的状况稍稍改善，她们一面用“紧缩水”扑打着面庞一面点击鼠标，偶尔会将自己的一篇随笔发给某文学网站。没想到点击数奇高，甚至有人将它们转贴到“新浪”、“搜狐”网上。第五天，这篇文章居然被评选为十佳网文。“小布”的文学梦被激活了。

卫慧原本是决意要窥破“小布”的要害，可她骨子里太脏，情调变成调情。幸好，打着“上海宝贝”旗号的卫慧并不是上海女人。

“小布”女人大多情感脆弱、阴郁，她们对《周末画报》和ELLE杂志中的“星相运气说”推崇备至。张媛在中信泰富的写字楼里上班。26岁生日那天，朋友打电话说后天不宜出行，也不宜沐浴。张媛颇乖，立即取消了去哈尔滨的出差计划。

这位让常人费解的“小布”女人昨天刚刚辞职，在静安区租了一个80平米的房子，搞了自己的一个成人卡通网站。



时尚：春天的一个角度

春天直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不似文学青年咬秃笔头也琢磨不出响亮的名来。春天的笔名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那种。她的网址很简单易记：<http://www.chuntian.net>（她不喜欢用com来标识自己，她说“商业气太足”）。

以“春天”命名的产品甫一露面就全场热卖。事实上，地上的雪还没有完全化尽的时候人们就在翘首期待她的出现了。春天准时出现在天桥上，身型款款，风情万种，永远是潮流中最IN的那种。春天从不拒绝王海前来打假。你可以远瞻，更可以近瞧。春天经得住目光的打量审视。春天从来 not 卖“水货”，也不设分店。

你知道的，春天的生意只能做一季。但她喜欢见好就收。到了夏天，你绝对找不到任何库存物资。在一年一次的销售旺季，春天也不打任何广告，因为有很多热心人在给她做无形广告呢。如英国诗人拜伦：“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那首《春之声圆舞曲》早已是妇孺皆知、流传久远了。春天大概也知道自己人缘不错，再做广告无非是锦上添花，春天不打算卖得过头，一把将同行压垮。

她不习惯标价，倒不是想逃税务。春天喜欢让顾客自己给价。她说真诚就是通行证。春天的确平易近人，在国际商城的专卖柜台或者街边小店，都可以轻易搜寻到她的轻盈的身影。春天从不挂出“今日货品全场八折”之类的告示。她的请柬精致别巧，是可以悄悄收藏进书页的，还透着青草的香，上面爬满了阳光。

细说起来，春天其实是没有生意经的，怎么想就怎么做。春天是跟着感觉走的。这个感觉是你的也是我的。于是说不清是我们配合着她的到来还是春天迎着我们的步伐。

乍暖还寒的严冬，我们就已经开始搓着冻红的手估摸她抵达的班次。我们设想这一回她的“新到埠”的模祥和款型该是如何的酷。出货的那天，我们相约在“美美百货”，我们是她的铁杆顾客。但些许遗憾还是有的：春天一直不肯尝试“会员卡”、“VIP卡”、“优惠券”。而我们，嗨，也总是死皮赖脸盯着她买。我们被她彻底给“套牢”了。

有一天，春天惊讶地发现自己忽然间就成了大牌。名分在身的春天仍然是过去的行头、过去的风格。春天不知道自己其实天生的大气。

春天的吊牌上写着：该面料不易皱、不缩水，含阳光35%，新生命20%，热情15%，自信18%，浪漫12%。另外，不需要干洗。惟一的注意事项：春天需要珍惜。

花样年华

猛然问你一下，这个词是否成语，不亚于当头一棍。没想过。反正口语里有的。

2000年12月。在上海或者其他某个城市。“花样年华”像新到埠的一款式样，城市里的女优们纷至沓来相拥而泣，为着她们日渐黯淡的色彩、无法控制的腰身、越来越快的“生日快乐”，也为着尘封灰积的记忆瞬间的精彩。花儿般的女人呵，成也花儿，败也花儿。

女人青春，“鲜花般绽放”、“娇艳欲滴”；女人老去，“鲜花般枯萎”、“残花败柳”。

这个晚上，她们三五成群，刚刚从影院出来，个个都把自己当成张曼玉。外面冬意浓浓，萧瑟刺骨，心一紧，梦就碎了。自己身上原本是没有旗袍的，端着架子假得让过路人频频回头。于是，连自己也笑了，有点苦涩，也有点惨然。

电视里，《花样年华》的导演王家卫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他是阿拉上海人呢，女人边铺着床边对丈夫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根烟，闷头抽着。上海人？做香港人不挺好吗？攻守自如来去如风。

女人说我也想做件张曼玉身上穿的那种旗袍呢。男人这回干脆和衣坐到床上，半躺着。女人急了：“说过多少遍了，脏衣服是不能上床的！”一向听话的男人似乎打算闹下去了，并不动窝，香烟上的烟灰都快落到床单上了。

女人“啪”地一把打掉香烟：“我早看出来你就是个没情调的人。”

次日晨，男人开着他的出租车上路了，路过国泰剧院时他将车子放慢了速度，《花样年华》巨幅海报招惹着不少视线。男人哼了哼，一踩油门，仓皇逃遁。

据我的一位同学说，长乐路曾是上海高干子弟出没的地方，大抵是要划归到“高干区”的。如今走在这条寂寞也并非宽敞的水泥路上，从沿街云起的酒吧依稀还能呼吸到30年代纸醉金迷的浑浊气息。北京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去过，全然没有媒体描述的那般招摇。长乐路上的酒吧像烤着的羊肉串，叫不出具体的品牌，价格是心里有数的，吃着就塌实。

醉鬼大概是不喜欢上海的。他们也蘸着酒精对灯饮唱“花样的年华啊，不复是旧人……”表情影影绰绰，不扬不抑，规矩中的散漫，松懈中的警惕，俨然《重庆森林》中的警官，是扣着风纪扣、袖子洁白的上海男人的版本吧。

从西向东到陕西路口、茂名路时，是旗袍店、花布店的天下，诸如“金枝玉叶”、“翰艺服饰店”、“汉仁中式服装店”。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歌谣，从一个细节反映出海派旗袍的位置。海派旗袍在西式的收腰之外又做了一些手脚，如西式翻领、荷叶袖、开叉袖、下摆缀荷叶边。

那时上海名媛人手一款旗袍。

如今的新新人类们恐怕也就只有在电影里感受虚拟的过去。收藏一件旗袍，不过是试图安慰自己：我也有“过去”。21点30分，电视台的记者居然吃了闭门羹，“恕不接受采访”。旗袍店老板真是吃了豹子胆啦。

70岁光景的老先生三分钟连续跑上跑下两趟，生意太火了。一位女店员揉揉惺忪睡眼：“昨天为了赶两条旗袍直忙到凌晨2点钟呢，任务实在接不过来。”

做旗袍是慢工才能出来的细活，一上流水线就全给糟蹋了。

高帮靴，还有女人

高帮靴，是多年前冬季里偶然的时髦物什。说时髦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地登台亮相。选择它本身就是一次冒险。高帮靴对于身材的苛刻自不必说，一脚不慎就可能浑身“不爱红装爱武装”，英武过火。小时候看电影，片中的女特务或者国民党女情报人员都爱蹬一双高帮靴。

如今女孩子早已扫除腿部的零碎碍瞻，让膝与小腿的欲望得到尽情发挥。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那些可人儿套双连裤袜就把夏秋余兴未尽的长裙、一步裙统统收尽，她们以勇气改写着季节的规定性。然而，此刻脚蹬一双羊皮软底高帮靴的女人才是风景中的风景，要知道她们可是服饰行专卖店的铁杆主顾呢，她们当然也不乏抵御严寒的勇气。她们更知道自己上过色的脚趾曾经在酷暑中赢取过男人们的频频回望，而一双纤纤细足也曾经惹得诗人笔走龙蛇。

此刻，她们偏偏要收藏起这样的绚烂。什么东西都有玩累的时候，何况有些是根本不可以褻慢的。“有所不求才能有所求”、“无欲则刚”、“无为而治”，女人天生

吃透了圣贤先哲的“话中话”。女人有不少本事是不用勤学苦练的，这是她们的造化。

在这个乏味的冬季，高帮靴踏着不紧不慢的节奏配合着雪水的到来。洁白的飞花中一扬一挫的靴子刻画出女人的生命流痕。女人自有一种风韵，压也压不住，恰到好处又无法预设。你禁不住要去幻想高帮靴里的那双脚，是否幸福着它的幸福，快乐着它的快乐？

穿高帮靴的女人大抵明白自己是人群中亭亭玉立的一组，羊绒风衣或皮褙与厚重的围脖是不可缺少的。季节并不妨碍人们谈论性感之类的话题。女性的性感更多的决定于自身激情的容量。一个被意外的惊喜撑得粉腮唇红的女人是性感的，一个沉湎于愉快往事乐观向上的女人是性感的，一个感性的女人是性感的。

穿高帮靴的女人不再与寻常女人分享通常的收获。“内衣外穿”、“文胸”、“皮短裙”或许依然魅力不减，高帮靴女人无意去再现往昔历史片段，重复对她们而言不啻于浪费和不负责任。女人之为女人，女人之于男人永远暗藏着无数种答案。用一种解释去破译上述谜团就可能导导致意识的狭隘。

高帮靴的变化是悄然无声的，它只与知己倾诉衷肠。

皮面大都采用小羊皮，质地柔和轻暖，底跟不再于中跟、高跟上费尽心机，平面化的效果受到青睐（现代人越来越讲究舒服平实）。这一次的价位也将女人分出等份，高帮靴透现出十足的贵族神气。它似乎有点厌倦被不同的手拿来调去，它开始选择对手。高帮靴的“高”也名不副实，离膝尚有5厘米之距且绝不包膝。膝盖是人类躯体上颇为尴尬的部位。放开男人不论，女人大多为此煞费苦心。“一步裙”、“长裙”、“超短裙”无不以膝为界。这回，高帮靴竟然公开着这样的尴尬，即便出自女人的无能，我以为倒是不得观瞻的。肚脐、脚趾尚敢迎天相向，膝盖（一个容易弯曲的所在）何以不能听命于生理结构的内在规律呢？甚至，我更怀疑穿高帮靴的女人是故意露出破绽的。你发现破绽除了表明你的心意，还有什么？你的不屑，或是鄙夷？想想你在露脐衫刚刚流行时掩饰不住的一脸坏相吧。女人再多再烦琐的花招都有着可爱的底子。

对于2001年初春的上海来说，渐行渐远的冬季中所发生的红粉故事不过是一次彩排。高帮靴锁住的又未尝不是留给春天的一份秘密的厚礼呢。

高帮靴是耐得住寂寞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容易成大事。



“卡丹”的委屈

PirreCardin.

这是中国人最早见到的名牌，新闻里描述的世界性的名牌。

皮尔·卡丹先生带着他骄傲的西服初来中国时的情景被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来，并以“皮尔·卡丹来了”为题发表在一张报纸不太醒目的位置。

时间是1994年。

那个著名的老头子似乎无意间撞进了一所陌生的公寓，心里充满着张皇、警惕。如果把这幅图画与后来德国洋教头施拉普纳所受到的红地毯式的礼遇做对比，法国人恐怕要气得发疯。

在皮尔·卡丹先生来中国开办他的专卖店之前，中国人对名牌的感觉差不多像刚刚够填饱肚子的人对电脑的态度。采取的姿势是仰望，好奇，或者漠然。

那时PirreCardin是一些大饭店的装饰，用来做附加值的，而大饭店并不是普通消费者日常的购买去处。中国人的数学功底大概是天生的，你说得口吐白沫他还是忘不了冷不丁问一句：

“一件全棉的衬衫凭什么要卖到450元？”

不过，全棉这种材料已经被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给淘汰了，因为它们容易起皱又不易晾干，还因为它多少成为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的某种不良象征。那时候，“的确良”非常hiphop，这个词被人们提及的次数决不在现在的“微软”之下。

服务小姐木然。她们在自己的知识库搜索不到任何可以对抗的证据。这……难道是问题吗？

而PirreCardin与中国人的交流独独是单相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甚至在那个“广而告之”的时代，这个品牌也没有拿出任何令人兴奋的口号、形象。或许是法国人太过于谨慎了，也许是他对这个神秘的东方仍然犹豫不定，更或许是历史的疏漏。

“皮尔·卡丹”一把火都没有烧起来，当然也就是没怎么火过。而中国人是极迷信气氛的。所以他们宁可随着人气走，买涨不买跌。香港、广东一带的店铺常常取